

恋子心态的悲歌

——评京剧《孔雀东南飞》

王路平

北京京剧院刚刚在长安大戏院上演了根据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而重新创作的京剧《孔雀东南飞》，在京剧舞台上为人们添置了一道大餐。

别出心裁的激光动画幕景，随着悠扬的音乐式开场令人耳目一新。吟唱原诗文的凄美旋律既奠定了全剧表演的情感基调，也将观众直接带入那熟稔于心，久久为之动容的哀婉美丽的爱情故事之中。

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颂诗书”贤良淑德。“十七为君妇”三年来，“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她尽心竭力地侍奉婆婆，操持家务，婆婆对她仍颇多微词，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教训”兰芝“伏伏贴贴做个好媳妇”是焦母每日必修的功课。

如此“温柔敦厚”的媳妇，为何最终落得“被

休”的下场呢？

剧中围绕刘兰芝与焦母的矛盾；展开情节，塑造人物。此症结也是焦母不遗余力地拆散儿子与儿媳美满婚姻所系。细想来，便有理可依。焦仲卿七岁丧父，母亲“守的是妇德”终身未嫁，辛苦将儿子养育成人。这种家庭构成本就是不健康的，焦母有明显的恋子心理倾向，她与焦仲卿名为母子，可从感情上她还把儿子当作丈夫对待。我国文学作品里素来充斥着大量此类畸形心理的描写。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就是一个恋子心理病态发展的极端表现，她为让自幼相依为命的儿子永远留在自己身边，竟不惜残害儿子的生命，用抽大烟的卑劣手段满足自己病态的欲望。然而《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虽未像曹七巧一样恶毒，但当她看到儿子与儿媳在外嬉戏游玩，百般缱绻，相拥相谐后，立即嫉火中烧，怒气冲天，恨不得将儿媳即刻扫地出门。

可叹的是焦仲卿的单纯被母亲利用，他傻呼呼地被诱透露出兰芝不堪驱使，欲“及时相遣归”的私话，焦母便借题发挥，迫不及待地逼子休妻。如此一来，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赶走儿媳，重新“霸占”儿子，同时这样也保持了家长的威严，一举三得，正中下怀。

对于中国最早的叙事诗中传达出的精微社会心理现象，《孔》剧的编剧导演能把握如此到位实为难能可贵。他们在舞台上以演员出色的表演，向观众再现故事情节，开启郁结于人们心中的迷团。这种逼真的剧场感给人带来

的顿悟是单纯的文本语言所不具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实实在在地坐在剧场里，真真切切地体验戏剧这种凝聚人生世态精华奥秘的艺术形式根源所在。这种标准的舞台艺术与坐在电视机前欣赏剧目时产生的心理效应是迥异的，临场的亲切感，演员与观众的共鸣度，观众全情投入地体味所产生的瞬间人生体悟，才是弥足珍贵的，这些远远超出金钱的价值。

“人在画中游”是观看《孔》剧的另一印象。全剧布景以青绿色为主调，给人一种反朴归真，无限清爽的感觉。尤其是焦仲卿与刘兰芝两人相携耳语的场面设计，把人物装扮地如同不食人间烟火的翩翩仙子。张显中透露典雅，朴素中蕴含大方，空白中布满遐想，演员的表演技能得到充分展现，程式化动作优美娴雅。现代科技手段在此未成为束缚演员的枷锁，而为演员的精彩表演锦上添花，使该剧的舞台演出效果新鲜晓畅。

生不能同，死亦相伴，两人最终一个“举身赴清池”，一个“自挂东南枝”。悲剧是人生死亡处于不可避免的状态中，这是悲剧的普遍表现形态。当看到两人双双殉情，不觉地悲恸，大概是孔雀在空中自由翱翔，翩跹起舞，畅快活泼的激光幕景设计，冲淡了我对男女主人公不幸命运的悲愤与哀怜，取而代之以鼓舞振奋的劲头。



这就是中国戏曲带给观众与众不同的审美愉悦和心理体验，过喜过悲的情感表达是戏曲人所排斥的，“和顺积中”才是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气质。这是国人乐观精神的体现，将死亡表现地像画一样优美，莫过于戏曲舞台了。

《孔》剧人物形象塑造也很成功，性格富于变化立体生动。最明显体现在焦仲卿这个角色上。焦仲卿为人忠厚老实，单纯善良，办事唯唯诺诺，唯母命是从，他的愚孝行为令人可笑。随着故事的发展，眼看着母亲亲手酿造的悲剧降临在自己身上，他痛不可遏，与心爱的人生离的苦楚促使他幡然醒悟，然而由于长期生活在母亲的操纵下，他早已养成了懦弱的性格，积聚于心底沉重的自卑感消解了他反抗现实的勇气，逃避——成为他唯一可以自我救赎的方法，最终他选择与爱人在彼岸世界双宿双栖。这种人物性格展现是真实的，符合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理成长，因而是成功的。

只是我细想之，焦仲卿的软弱性格不仅使自己生命悲惨，更令人痛惜的是他还直接导致了刘兰芝的爱情悲剧，他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这才是最值得人们深思之处。千百年来，该故事题材被历代人传唱，其精神魅力恐怕就在于此吧！